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三部

《中国秘史》

中国秘史

上古秘史

第三部

(民国) 钟毓龙 著

第五十五回

青鸟使迎大司农 西王母性喜樛栢

且说大司农自老将身死，遣人申奏之后，一路仍向西行，由巴山直到岷山。一日，忽然遇着一个人，觉得面貌很善，姓名却一时记不起。那人却认识大司农，拱拱手道：“久违久违，王子现在到何处去？”大司农听他的声音，方悟到他就是崇伯鲧。从前在亳都时候常常见到的，现在有二十余年了。一面慌忙还礼，一面告诉他此番出使的原因。鲧听了，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不用人力去着力，倒反听命于不可知之神仙，这种思想，这种政策，某未知其可也。”大司农听了，做声不得，只好问鲧：“一向在何处？”鲧指着前面说道：“寒舍就在那边一个石纽村中，相去不远，请过去坐坐吧。”说着，就引子大司农，曲曲弯弯走了两三里路，忽见一座大城，环山而造，鲧的住宅在城中心，左右邻居不少。

大司农细看那大城，纯是用泥土筑成，与寻常用木栅所造的城迥然不同。暗想：“他的能力真大了，能筑如此坚固之城！”原来鲧的长技就是善于筑城，任你怎样高高下下、崎岖不平之地，他造起城来总是非常容易。后世说他筑城以卫君，筑郭以卫民，是个造城郭的始祖。这句话虽则不尽是如此，但是鲧的建筑术必有确能突过前人之处。而当时学他的人，当亦不是少数，所以后人有推他作始祖的话了。闲话不提。

且说鲧引大司农到他家里，坐定之后，就说道：“某在帝挚时，虽则蒙恩受封于崇，但是从来不曾到国。后来帝挚驾崩，某本想辅导玄元，以报帝挚知遇之恩，不料豷兜、孔壬两人朋比为奸，将某排斥。某本无名利之心，何苦与他们结怨，适值此地亲戚家有要事，某就借此请假，约有好多年了。现在家居无事，研究研究天下的大势，山川水道，国家政治的利弊，倒亦逍遥自在。”

大司农这个人本来生性长厚，又素来知道三凶之中鲧的人品，实在高得多，不过性情刚愎而已。其他导君为恶等事，都是附从，为豷兜、孔壬所累。现在见他如此恬淡寂寞，颇为钦仰。又听他说研究山川水道，这个亦是平生所欢喜的，就和他讨论讨论。哪知鲧一番议论，都是引经据图，切切实实，与孔壬的空谈又是不同，的确是有研究、有学问的人。暗想：“当初如果早遇着他，那个治河水之事应该举他，不应该举孔壬。”后来又一想：“如果孔壬治无功效，再举他吧。”当下与鲧又谈了许久，方才告别，便改向西北而行，越过西倾山，已是西海了。

此刻羿已身死，无人作向导，只得到处打听路程。后来有人说：“浮过西海，有一座三危山，山上有三只青鸟，是西王母的使者，常为西王母取食的。但是那山边亦很不容易去，如果能到得那山边，寻着三个青鸟使者，那么见西王母就有希望了。”大司农听了，便秉着虔诚，斋戒沐浴，向天祷告。次日，就雇船泛西海，直向三危山而来。

哪知刚到山边，就见有三个人在那里迎接。仔细一看，那相貌非常可怕，头脸绯红，眼睛漆黑，身上都穿着青衣。一见船拢岸，便拱手向大司农说道：“敝主人知道贵使降临，特遣某等前来欢迎，请上岸吧。”大司农诧异之至，暗想：“他不

知如何知道？真是神仙呢！”当下谦谢了一番。登岸之后，便请问他三人姓名，才知道一个叫大鷲，一个叫少鷲，一个就叫青鷲。大司农暗想：“前日人说三只青鸟，我以为真个是鸟，原来仍旧是人。”

不言大司农心中暗想，且说大鷲等招呼了大司农登岸之后，又招从人登岸，行李一切统统搬上。自己前行，众人都跟了走。走到半路，只见林中飞奔出一只大兽，向着众人张牙舞爪，像个要搏噬的模样。众人大吃一惊，急忙转身要逃，少鷲忙止住道：“有我等在，不妨事。”早有青鸟向那兽喝道：“贵人在此，不得胡闹！”那兽听了，方才垂首戢尾，站在一旁。大司农细看那兽，其状如牛而白身，头上有四角，身上之毛如披蓑衣，下垂至地，不知道是什么兽，便问大鷲。大鷲道：“这兽名叫（彳敖）（彳因），要吃人的，所以此处地方寻常人不容易来。”

说着，已到了一间石室，少鷲便让大司农进去小坐，大鷲、青鸟仍去招呼从人。大司农便将奉帝命要到玉山见西王母的事，向少鷲恳求，要他指引。少鷲道：“这个可以，敝主人一定接见。不然，不叫某等来接了。不过此刻敝主人不在玉山，在群玉山，贵使者且在此暂停一日，俟某等去问过敝主人，何日延见，何地延见，有了确信，再来引导。”大司农道：“贵主人不住在玉山吗？”少鷲道：“敝主人的居住有好几处。一处是玉山，就在此地东南方；一处是弃山；一处是群玉山，亦叫昆仑山。这三处都是敝主人常常游息的所在，譬如下界帝王有离宫别馆之类。”大司农道：“群玉山离此有多少路？”少鷲道：“大约有一万里。”大司农道：“那么往返必须半年多了？”少鷲笑道：“哪要这许多时候，某等来往，不过片时而已。”

正在说时，忽见一只三足的鸟从空飞进来，停在地上，口中衔着一个又似翡翠又似碧玉的大盘，盘中盛着不知什么东西。这时大鷲、青鸟亦走进来，少鷲向他们说道：“我此刻陪着贵使，不得闲，你们去进食吧。并且问问主人何时见客？何地见客？”大鷲、青鸟答应了，各从身畔取出一件青色的羽衣披在身上，霍地化为一对青鸟，率领了这只三足鸟，衔着大盘，从地飞升，翱翔而去。

大司农看了，又大诧异。少鷲道：“这只三足鸟是专为敝主人取食的，某等是专为敝主人传使命的。但有时三足鸟来不及，某等亦为敝主人进食。”大司农听了，更是诧异。暗想：“西王母是个神仙，所住的地方何求不得，何必要到万里之外来取食呢？究竟不知道取的是什么食品，但是不便问，只好罢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再问少鷲道：“贵主人是个神仙，有姓名吗？现在有多少年岁？”少鷲道：“敝主人姓鸠名回，她的年岁却不知道，大约总有几万岁了。”大司农道：“贵主人平日作何事消遣？亦管理下界之事吗？”少鷲道：“下界之事不常管，但有大事亦是管理的。从前黄帝轩辕氏与蚩尤战败，敝主人曾遣九天玄女、素女等前往援助，后来却不听见说管什么事。至于平日，常和群仙聚会，或看她的几位女公子作各种的游戏，或与紫阳真官樗蒲赌博，总是做这种事情。”

大司农听到此处，不禁诧异极了，暗想：“前日记得帝说起，那曲阜地方曾经发现一种樗蒲赌博的事情，弄得来男女杂处，不成模样，风俗陵夷，不堪言状。那时帝叹息痛恨，出示严禁，不想天上神仙亦是如此，岂不奇怪？”遂又问少鷲道：

“那樗蒲赌博是什么一种物件？”少鷲道：“这亦是下界新近发明的。听说发明的人仿佛是一个有道行的老头子和一个名叫乌曹的人，某亦不过偶然听见说起，所以并不十分清楚。至于

樗蒲之法，敝主人赌博的时候，某有时在旁伺候，所以略略有点知道。大约用五颗木子，上面刻着黑狗、白鸡、黄犊等，各人掷下去，看它的彩色，以便在局上进行而分胜负。但是如何分胜负之法，某亦不甚了了。”大司农听他所说，知道正是帝在曲阜所见的那个东西，遂又问道：“人间赌博，为的是财帛。莫非天上神仙，亦不能忘情于财帛吗？”少鹜道：“不是如此。敝主人的赌博是遣兴消闲以取乐，并非有争胜贪欲之心。所以他们赌起来，亦并不用财帛，无论什么物件都可以拿来做个分输赢的物件。即如敝主人在昆仑山上所住的那座龙月城，城中产一种李树，名叫黄中李，是稀世的奇物，无论人间天上，寻不出第二株来。这树花开的时候，每朵花有三个影子，结实之后，每实有九个影子，花上、实上都有天生成的‘黄中’二字，所以叫作‘黄中李’。东海度索山上有一株大桃树，屈盘几千里，名叫蟠桃，其果实非常之大，比到积石山所出的桃实，大如十斛笼的虽然稍小，但是它的滋味芬芳甘美，远在积石山桃实之上。有一年，度索山的神荼、郁垒两弟兄，采了无数蟠桃来，贡献于敝主人。敝主人吃了之后，非常欢喜，就将那桃实在所住的瑶池边种起来，万年之后，方才长成得和度索山无异。自此以后，每隔三千年开一次花，结一次实，所以敝主人处的蟠桃，亦是世界闻名的。每到此桃结实之后，各处神仙都来与敝主人祝寿，敝主人就以蟠桃请客。这种集会，就叫作蟠桃大会。照这样说起来，这个蟠桃的价值亦可谓贵重极了。但是敝主人的爱惜蟠桃，远不及爱惜黄中李。因为蟠桃是度索山上出的，不是敝主人所独有的，而黄中李则各处所无，只有龙月城中一株，因此各处神仙无不艳羨，常常来向敝主人索取。所以敝主人与紫阳真官赌博起来，紫阳真官总是要求以黄中李作赌晶。敝主人就拿出二三百枚来，放在案上，递分胜负。听说这

个樗蒲之法，亦是紫阳真官从下界去学了来，转教敝主人，因而赌博要想赢几个黄中李吃吃呢。所以说神仙的赌博，不过消闲取乐，并非志在财帛呀。”

大司农道：“紫阳真官是什么人？”少鹜道：“亦是上界的真仙，但不知道是何职位。”大司农道：“他常来和贵主人赌博吗？”少鹜道：“他常来赌博，有时候敝主人亦到他那边去，有时候就在此地北面一座山上赌博，不是一定的。”大司农至此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紫阳真官是男子吗？”少鹜道：“是。”大司农道：“那么一男一女时常相聚，到处赌博，于风化上岂不是有些缺点吗？”少鹜听了这句话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贵使者从人间来，真脱不了凡夫的见解。请问贵使者，怎样叫作风？怎样叫作化？依某的意见，风化二字，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：风者，上之所行，所谓君子之德风是也。化者，下之所感，所谓黎民于变是也。在上之人躬行道德，如春风之风人；在下的感到这种善风，率从而化，这个叫作风化。但是人世间有上下之分，天上神仙都是一律平等，无所谓上下，就无所谓风化。第二个解释：风是风俗，化是教化。人世间的君主长官因为百姓的愚蠢，贪嗔痴爱，足以引起各种纷乱，所以他的办法总以敦风俗、明教化为先。如有男女不相辨别，渎乱淫媒的人，就说他是有伤风化，就要拿法令来治他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贵使者看得天上神仙，亦是同人世间贪痴恋爱的愚百姓一样吗？尘念未净，何以成仙？品行先乖，何得称神？这种地方，还请贵使者仔细想想。”

大司农听到此处，知道自己冒失，将话说错了，不觉将脸涨得飞红，慌忙认错道歉。少鹜道：“天上与人间，一切习惯迥乎不同。贵使者初到此地，拿了人世间的眼光，来看天上的情形，自然诧异，这句话亦难怪贵使者要问。但是老实和贵使

者说，群玉山上，敝主人的几位女公子，她们所有的侍者，男子居多，而且穿房入户，毫不避忌呢。还有那群仙大会的时候，男仙女仙坐在一起，交头接耳，亦毫不避忌呢。贵使者将来倘然见到如此情形，千万再不要诧异。要知道，天上神仙与人间愚民，是的确不同的。”大司农连声应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少鹜又问道：“某听见说下界从前有一个什么圣人，他一人独居在室中。有一天，天下大雨，他的邻居少女因墙坍了，跑到他这里来，请求避雨。那圣人慨然允诺。因为少女衣裳尽为雨沾湿了，防恐她受冷，便叫她脱去衣裳，拥在自己怀里一夜，绝无苟且之心，所以大家都称赞他能够坐怀不乱。后来又有一个男子，遇着同样的事情，亦有一个少妇深夜来叩门，男子始终不开。妇人道：‘汝何以不学那个圣人？’那男子道：‘圣人则可，我则不可。我将以我之不可，学那圣人之可。’大家亦都称赞他，说他善学圣人。不知道果有这两项故事吗？”大司农道：“不错，是有的。”少鹜道：“既然有的，那么某有一句话奉告：刚才所说这种情形，天上神仙则可，人间百姓则不可。某愿人世间的人都要以他的不可，学神仙之可，那就是将来做神仙的第一阶级了。假使贵使者将来归去，将这种情形宣布出来，那些愚百姓听了，必定引以为口实，说道：‘天上神仙都要赌博，我们赌博有什么要紧呢？天上神仙男女都是混杂，不避嫌疑的，我们男女混杂不避嫌疑，有什么要紧呢？’那就学错了，那就糟了，天上神仙就做了万恶之渊藪了。这一点还请贵使者注意。”

大司农听了，非常佩服，连声应道：“是，是。”过了一会，又问少鹜道：“适才听见贵主人有许多女公子，那么必有丈夫。请问贵主人的丈夫是谁？现在何处？”少鹜道：“敝主人的丈夫叫东王公，姓黄名倪，号叫君明。大家因为他年老，

都叫他黄翁。他亦住在昆仑山上，他的旧居却在东荒山一个大石室之中，常与天上的玉女做那投壶的游戏。有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亦常到鸿蒙之泽、白海之滨去游玩，离昆仑山不知有多少万里呢。”大司农道：“他大约有多少岁年纪呢？”少鹜道：“某亦不能知道。但听见人说，大约几千年以前，有人在白海之滨遇到他，问他年纪，他说：‘我却食而吞气，现在已有九千余岁了。目中瞳子色皆青光，能见幽隐之物。三千岁反骨洗髓一次，二千岁刻骨伐毛一次，我已经三次洗髓、五次伐毛了。’在当时已如此，此刻更不知又洗过几次髓，伐过几次毛？大约其寿总在几万岁以上吧。”

大司农道：“贵主人有几位女公子？”少鹜道：“有二十几个。”大司农听了，暗想：“这位王母娘娘真是个瓦窑，可以生这许多女儿的！”正要再问他有几个儿子，忽见两只青鸟从空飞来，到地已化为人，原来就是大鹜、青鸟两个。当下青鸟问大司农说道：“适才某等已稟请敝主人的示下，敝主人说请贵使者到群玉山去相见，日期再定。”少鹜道：“那么我们下船吧。”说着，和大鹜、青鸟引着大司农走出室外，那些从人慌忙来搬行李。大鹜向大司农道：“贵使者奉圣天子命前来，敝主人不敢不延见。至于从者，身无仙骨，不能辄上灵山，只好暂留在此，且待贵使者转身到此，再同回去吧。”大司农听了，不敢多说，唯唯从命。就叫从人在此静心守候，自己便跟随三青鸟使下山。

大司农一路走，一路回头看，果见三个峰头，兀突欹斜，有摇摇欲坠之势，就问少鹜道：“此山周围有多少里？”少鹜道：“广圆约一百里，实则是岛，四面临水，别无通路。这三个峰头，某等三人各居一处，亦是敝主人派定的。”大司农仰面一望，只见树上栖着一只大鸟，三个身子共着一个头，黑白

相杂的毛羽，红的头颈，其状如鸦，又不禁诧异，便问少鹞。少鹞道：“这鸟名字叫鸛，是此山异鸟，别处所无的。”

少顷，来到海边，已停着一只皮做的船，方广不过一丈，约可容两三个人。青鸟招呼大司农上船，张帆而行。出了港口，向前一望，茫无畔岸，波涛滚滚。大司农又问道：“这样小船可航大海吗？”青鸟道：“可以航行。前面昆仑山下有弱水九重，周围环绕，除出神仙的飘车羽轮外，无论什么船只都要沉没，不能过去，只有这皮船可渡。”

大司农听了，又觉稀奇，又问道：“从前敝处有一个名叫羿的，亦曾见到贵主人，他怎样过去的呢？”大鹞道：“亦是某等用这皮船引渡过去的。那时他同了他的妻子姮娥同来，敝主人因为与姮娥有缘，所以特地叫某等迎接她。后来羿个人来了几次，不得某等引导，就不得见了。现在姮娥已成了仙，在月宫之中，常到敝主人那边来呢！”大司农道：“这个姮娥，背夫窃药，私自逃走，是个不良的妇人，何以得成神仙，颇不可解！贵主人不拒绝她，反招待她，与她往来，亦不可解。”大鹞道：“贵使者所言自是正理。但是，其中另有两层道理在内：第一层，神仙的能成不能成，是有天命，不是人力所能强为。羿这个人命中不应该成仙，所以天使特假手于姮娥，偷去他的药，使他不得服。便是当时敝主人，何尝不知道姮娥已有偷药之心。但是碍于天命，无从为力。所以偷药的这一层，不能说一定是姮娥之罪。第二层，人世间与其多出一个神仙，不如多出一个圣贤豪杰。因为圣贤豪杰是与人世间有用的；神仙与人世间何所用之？假使当时姮娥不偷药，夫妇两人同服之后，双双成仙而去，为他们自己着想，固然是好的了。但是后来这许多天下的大乱大灾，哪个来平呢？岂不是百姓实受其苦吗？羿虽然不得生而成仙，但是他的英名已万古流传，就是他

现在死了之后，他的灵魂已在神祇之列。所以为羿计算，偷了药去亦并不算怎样吃亏呢。”

大司农道：“足下所说第二层道理，甚为精辟，某深佩服。但是，第一层说姮娥是无罪，觉得有点不妥。照足下这样说，那么世间凶恶之徒，肆意杀人，亦可以借口于天命假手，自谓无罪吗？”大鵩道：“照人世间的目光看起来，贵使者的话，自是正理，姮娥是应该说她有罪的。何以要说她有罪呢？就是防恐他人要效尤的原故。但是，依神仙的天眼看起来，不是如此。世上一切，无非命耳。一个人被凶手杀死，或被水灾淹死，或被岩石压死，同是一死。被凶手杀死的，说凶手有罪；被水灾淹死、被岩石压死的，亦可以说水与岩石都有罪吗？如果说凶手是人，有意识的，所以应该和他计较。水与岩石不是个人，是无意识的，无可和它计较，所以只能罢休。那么试问，这个淹死、压死的人，还是命该死呢？还是罪该死呢？如说是罪，罪在何处？如说无罪，何以会得死？只好归之于命了。淹死、压死既是命，那么被凶手杀死，岂非亦是命吗？天定之谓命。既然是命，既然是天所定，凶手的罪在哪里？杀人尚且无罪，偷一包药，更值得什么？”

大司农听了这番强词夺理的话，口中虽无可说，但心中总仍以为非。过了一会，只听见四面水声汨汨，原来已到弱水中了。船到弱水中，其行更快，不一时便抵昆仑山下。

第五十六回

昆仑山稀有大鸟 西王母瑶池宴客

且说大司农到了昆仑山，刚刚一足踏上岸边，陡见山上跑下一只人面而纯白色的老虎，背后有九条长尾，竖得很高，迎面叫道：“大鷲，这个人是大唐使者吗？”大司农吃了一惊，不觉脚下一滑，扑倒滩边，满身衣服沾满了污泥，肮脏已极。早有青鸟前来扶起，并向那人面的白虎介绍道：“这位是陆吾先生，一名肩吾，是守护此山的神人，专管天之九部及天帝园囿中之时节的。”大司农慌忙与他拱手为礼。那陆吾亦将头点了两点，自向别处而去。

大司农见衣服肮脏，心中懊丧，不时去拂拭它。少鷲道：“不妨事，过一会就会好的。”大司农听了，亦莫解所谓。过了片时，才问大鷲道：“这位陆吾先生既然管天之九部及天帝园囿中之时节，为什么不在天上，而在此地呢？”大鷲道：“这座昆仑山是天帝的下都，天帝有时到下界来，总住在此地的，所以陆吾先生有时亦在此。”大司农道：“贵主人不是此山之主吗？”大鷲道：“不是，那座玉山是敝主人所独有的。这座昆仑山，周围不知道有几千万里，敝主人所住的是西北隅，敝主人之夫东王公所治的是东北隅，多不过一隅之地而已。”

四个人一路走，一路向山上而来，但见奇花异卉，怪兽珍禽，多得不可言状。转过一个峰岭，只见前面一座极大极大的

山，映着日光，黄色灿烂，矗入天中，不见其顶，两旁亦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为止，几乎半个天都被它遮去了。大司农便问：“这座是什么山？”青鸟道：“这个不是山，是一根铜柱，亦叫作天柱，周围有三千里，在昆仑山之正北面，四周浑圆而如削，下面有一间房屋，叫作‘回屋’，方广一百丈，归仙人九府所治理的。上面有一只大鸟，名叫‘稀有’，朝着南方，张开它的右翼来，盖住敝主人，张开它的左翼来，盖住敝主人之夫东王公。它背上有一块小小的地方没有羽毛的，有人替它算过，还有一万九千里广。贵使者想想，这个大鸟大不大？真真是世界所稀有的。敝主人与她丈夫东王公每年相会，就登到那翼上去。古人说牛郎织女乌鹊填桥，年年相会。敝主人夫妇借着这大鸟的翼上作相会之地，天下事真是无独有偶了。那根铜柱上有二首铭词刻在上面，一首是说柱的，一首就是说敝主人夫妇相会之事的。”大司农道：“可过去看吗？”青鸟道：“这个铭词的字，大极高极，贵使者恐怕不能看见呢。”大司农道：“那铭词的句子，足下记得吗？”青鸟道：“某都记得，那铜柱的铭词只有四句，叫作：

昆仑铜柱，其高入天。圆周如削，肤体美焉。

它那个大鸟的铭词共有九句，叫作：

有鸟稀有，碌赤煌煌，不鸣不食，东覆东王公，西覆西王母。王母欲东，登之自通。阴阳相须，惟会益工。

大司农听了这个铭词，心中不禁大有所感，感的是什么呢？铜柱之高，稀有鸟之大，怪怪奇奇，都是神仙地方应有的东西，不足为异。他所感的，第一是西王母已经做了神仙，还

不能忘怀于情欲，夫妇要岁岁相会。第二，夫妻相会何地不可，何以一定要登到这个鸟背上去？第三，夫妻相会总应该男的去找女的，乃东王公不来找西王母，而西王母反先去找东王公。看到那铭词上‘王母欲东，登之自通’二句，竟有雉鸣求牡的光景，可见得神仙的情理真与人间不同了。还有一层，人世间一家之中，出名做事的人总是男子。乃现在东王公之名，大家知道者甚少，而西王母反鼎鼎大名，几乎无人不知。女权隆重，亦是可怪的。

大司农正在一路走，一路想，迎面和风阵阵，吹得来人的精神都为之一爽，颇觉快意。忽而低头一看，只见那衣服上沾染的污泥肮脏，一概没有了。就使新的洗濯过，亦没有这样的清洁，不觉大以为奇。少鹞道：“这是风的作用。此地山上的风叫作‘去尘风’，所有一切尘垢，都能去涤净尽，不留纤毫。所以此地的房屋、庭宇、器具，不用洒扫洗濯，那衣服更不必说了。”大司农听了，叹美之至。

且说大司农这次上岸，是从昆仑山东隅到西北隅去，几乎横穿昆仑山，所以走的日子不少，看见的奇异物件亦不少，都是由三青鸟使细细的说明。在东面走进一座大城，便看见两种奇树：一种叫沙棠树，其状如棠，黄花而赤实，其味如李而无核。大司农尝了几个，觉得非常甘美。一种叫琅玕树，高大绝伦，枝、叶、花三项都是玉生成的，青葱可爱。微风吹起，枝柯相击，铮鏦有声，其音清越。比到民间檐下所悬的铁马，不知道要高几百倍。少鹞道：“此山五方，按着五行，各有特别的树。此处就是沙棠、琅玕两种。西面有珠树、玉树、璇树、不死树四种。南面有绛树一种。北面有碧树、瑶树两种。中央有木禾一种，其高三十五尺，其大五围。总而言之，此山之上，万物无不齐备。这座大城名叫增城，共有九重，重重上去，共

高一万一千里零一百十四步又二尺六寸，就是最上重了。最上重的那一座城，亦有四百四十个城门，每个城门广约四里，其高可想而知。城中最大的宫殿足足有一百亩地之大，名叫倾宫。又有一间，处处以玉装成，极其华丽，而且有机括，可以使它旋转，要它朝东就朝东，要它朝西就朝西，所以名叫旋室，亦叫璇室。这种旋室，敝主人那边亦有一间仿造。四百多城门之中，有一扇城门，名叫闾阖门，就是西门。那门内有一个疏圃，是种天帝所食蔬菜的地方，四面浸以黄水，黄水绕了三周，仍复归到原处，从古以来不增不减，亦名丹水，人能够饮它一勺，就可以长生不死。敝主人有不死之药，就是用此水来配合的。从第九重增城上去，再高一万一千里零一百十四步又二尺六寸，就是凉风之山了。人能登到这座山上，不必服什么药，亦可以长生不死。再上去高一万一千里零一百十四步又二尺五寸，就是悬圃之山。人若能登到此山，不但长生不死，而且具有神灵，能呼风唤雨了。从悬圃山再上去，高一万一千里零一百十四步又二尺五寸，这地方便是上天，就是天帝之所居，不是神人不能到了。”

大司农听了一想：“昆仑山竟有这样大，这样高，真是不可思议！”乃问道：“此番过去，必须走过吗？”少鸞道：“不必走过，而且亦不能走过。某等此番只从最外的一重增城斜过去，到那面第九重增城上就是了。”大司农道：“最高的上天，足下等去过吗？”少鸞道：“某等只有凉风山到过，悬圃山已不能上去，何况上天呢。平时听敝主人说，上天之上，极其平坦，方约八百里，其高万仞，可谓世界上最高之地了。”

大司农与三青鸟使一路谈谈说说，过了多日，穿过了九重城，那城上大书“龙月”二字，不觉已到西王母所居之地。大鸞先前去通报，回来说道：“敝主人请贵使者稍息，明日再

行延见。”当下大司农在客馆之中，斋心息气，虔诚万分，希望见了西王母之后，便答应自己的请求。

到了次日，青鸟等引导着大司农，曲曲弯弯的往山上前进。这时，大司农秉着诚心，目不旁视，但觉一路古松翠柏，瑶草琪花，不是人间景物而已。俄而，到了一个阙前，上面大书“琼华”二字，走进阙中，四面都是金碧辉煌的房屋。最后到了一座大殿，深广足可容数万人，内中男男女女，站着的已不计其数。青鸟请大司农暂住，先进去通报。过了一会，出来说道：“敝主人请见。”大司农整肃衣冠，跨进殿中。只见许多美女拥着一个环佩叮噹的老妇，迎将上来。青鸟就向大司农介绍道：“这位就是敝主人。”

大司农不看犹可，一看之后，顿觉一惊。原来大司农初意以为，王母娘娘是世界闻名的，她手下许多仙子亦都是美丽绝伦的，那么她的面貌即使不是十分美丽，亦当然是个端正和霭的一位老婆婆模样。哪知她的头发蓬蓬松松，好像有几个月未曾梳洗过似的，头上戴着一支玉胜，满嘴虎齿露出，气象威猛，俨然是一个雌老虎，所以甚为诧异。然而外表不敢流露，当下就恭恭敬敬的下拜。

西王母亦还礼答拜，回身请坐，只见西王母臀部拖出一条豹尾，坐下之后，翘起地上，摇摇动动，更是可怪。但是这个时候不敢乱想，赶忙将帝尧命他来的意思，委曲说明，并且恳求她大发慈悲，赶紧施救百姓的灾苦。西王母道：“圣天子来意，我早已知道了。不过，有一句极简单的话和尊使说，叫作‘天意难违，无法可想’八个大字而已。”大司农听了，慌忙道：“天意虽是如此，但弃闻王母有回天之力，何妨格外施仁？况且天心总以仁慈为本，就使王母赶紧拯救了，于天意亦不算违背，务请怜悯苍生为幸。”说着，又再拜稽首。